

龙镇的沙田柚

◇琬琦

沙田柚这个词,在龙镇村,起码是要读上一年才有些明白的。当然,如果要拣其中的精华来读,那便是3月和10月。

3月,沿着环村道路缓缓行走,触目之处,都是深绿色的沙田柚树。在龙镇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沙田柚,空气里弥漫着柚花特有的甜香,还有细微的小昆虫振翅飞翔的声音。所有的柚树都开花了,但柚花并不张扬,你得走近树底,才能看见它们一朵朵、一簇簇的素颜。

树林里花开得热闹,柚农像蜜蜂蝴蝶一样忙碌着。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地给柚花授粉。他们在腰间扎一根带子,挂一瓶用蜜糖和朱砂调好的花粉水,插一支竹竿,手里再拿一支毛笔。低处的柚花好办,直接用毛笔蘸一点花粉水点在花柱头上就行了;高处的,要将毛笔插进竹竿里。有人搬来了人字梯,还有人索性爬到树上去了。

姐姐戴着草帽,抬起头来,眯着眼睛,认真地给柚花授粉。那小小的毛笔一点上去,这白月光一样的柚花呀,就有了自己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看到我来了,姐姐给我递过来一支毛笔,让我试试。低头蘸花粉水,抬头点花柱头。就这么简单的动作,那朵纯白的柚花仿佛瞬间从少女变成了新娘,娇艳欲滴了。我一时成就感满满,说:“姐姐,这不难呀。”

姐姐笑笑说:“你能坚持一个小时再说。”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开始脖颈酸痛,额头流汗起来。我说:“看起来简单,其实真累呀。”

姐姐说:“是啊,柚花的花期并不算很长,最多也就10天左右。一朵柚花适合授粉的时机就更短了,从花蕾绽放到柱头萎缩,也就短短三四个小时。一到点花时节,就得争分夺秒地工作,不能错过最佳的授粉时机。”

坐在树荫下小憩,春阳灿烂,微风摇动着沁人心脾的花香。不知不觉中,我打起瞌睡来。在浅浅的梦里,我看到漫山遍野的柚花开了又谢,一只只青涩的小柚果见风就长,很快变大,变成熟。我变成一只蚂蚁,爬进一瓣打开的柚肉里。那晶莹剔透的柚肉森林,散发着甜美的气息。我在这甜蜜的森林里迷路了,跌跌撞撞地走着,幸福得晕头转向。突然,姐姐喊我:“燕子,快来帮打包。”

我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整个柚林真的挂满了黄澄澄的柚果,一树树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几辆小轿车停在路边,尾厢敞开着,等着装柚子呢。

我一阵恍惚,一时不知道是梦还是现实,是3月还是10月。我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跑过去,摘下一只只柚子,投入姐姐手中的袋子里。我说:“姐,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柚花刚开,醒来怎么柚子就熟了?”姐姐嗔怪地横我一眼,说:“你这梦做得

得轻巧!点花后我们还得喷药、疏果、除虫、套袋,好不容易才盼到这霜降时节,柚子熟了呀。”

是的,柚子熟了。

10月,这是读懂“沙田柚”这个词的另一个关键节点。仿佛一声号令,霜降之后,沙田柚就在枝头上成熟了。一只只硕大的柚果,像一盏盏明灯,在秋日的蓝天白云下亮着。如果不来龙镇,你简直想象不到,这沙田柚的吸引力竟然有这么大。各路亲戚、朋友、客商从四面八方往龙镇村涌来。小车、拖拉机、小货车、大卡车……车子在村道上排成了长龙,等着直接把刚下树的柚子运走。沙田柚采收入库了,依然有人源源不断地上门来求购。一直到春节前,还断断续续地有人来寻找。

它的确是一种神奇的水果,梳状果肉清甜、爽口,有蜜味,且有稳血糖、润肺止咳的功效;果皮较厚而绵软,扛摔,简单的纸箱一装,就敢天南地北、漂洋过海地发快递;耐贮藏,方法得当,可以保留半年以上,甚至时间越长,口感越甜;食用率高,除了果肉可吃,果皮也可做成菜肴、蜜饯。另外,因为外形端庄、色泽金黄,“柚”与“佑”谐音,且果实底部有个“金钟印”,它还被当成过年供奉祖先的佳品……

陆川行

◇林振华

幡然意气生,最美陆川行。
不染凡尘浊,只留泉水清。
竹林蜂蝶乱,峡涧鸟虫鸣。
梨木乌云散,洞心香稻迎。
遥看龙颈瀑,近听马嘶声。
秋惹半城雨,山连两广情。
登高方望远,放下自身轻。

注:陆川(县),梨木(寨),洞心(村),龙颈瀑(布),马嘶(河)

喜看乡村美如画

◇韩敬东

半城雨爱惹秋天,集队乘风到陆川。
妙笔难书梨木寨,冰肌易感暖温泉。
层层瀑布迷人眼,阵阵粮香溢稻田。
喜见洞心村业旺,和谐发展撰佳篇。

注:①梨木寨、龙颈瀑布是陆川旅游景点。
②陆川有个温泉镇,温泉镇有个洞心村。

卜算子·半城雨

◇夫集

半城雨声飘,一陆风吟诵。十月相邀来采风,且把欢情共。
田间稻穗香,山水豪情纵。盛世华年惠人民,一首黄河颂。

秋游陆川乐无边

◇袁睿

霞山笔客赴陆川,半城雨伴秋游欢。
山川秀美情无限,风土人情入诗篇。
金黄稻浪随风摇,碧水清波映日边。
作家采风心欢喜,满载而归待夜眠。

金色的乡愁

◇萧一微

总有一些眷恋,
一直不曾改变。
大地河流远山,
远山正在西斜的夕阳,
夕阳里丰收的稻田。

这是百看不厌的最美秋色,
浓墨重彩的大美画卷。
桔色的霞光映照金灿灿的稻谷,
大地广袤,
稻浪波澜壮阔,一望无际。

我愿意相信,
当花朵落下,时间流走,
稻谷成熟,
父亲和母亲仍然是年轻时的模样,
面带笑容在田间劳作。
我还是那个在稻田里跑来跑去的,
捕捉禾虾的少年。

我愿意相信,
稻浪翻滚的地方,
就是我的故乡。
我相信会看见,
大地展现的如画“丰”景,
一年比一年厚重出彩。

那群噙着喳喳的麻雀,
是和稻田紧密相联的风景。
它们平凡而渺小,
一年四季,
无论酷暑严寒,
从不会离开这片土地。
它们心怀着热爱地固守着,
吵闹着雀跃着,
尽情地表达,
心中的感恩和欢喜。

(指导老师:梁艳)

回眸

(美洲红鹳) (刘展雄摄)



小说

高原繁星

◇黄诗源 北流市实验中学2121班

夜幕降临,凛冽的寒风无情地侵袭着哨楼,茫茫雪花里,五星红旗的一抹红在风中飘扬,似不屈的战士般,直面风的怒号。高原之上,繁星闪烁,微弱的霞光与点点繁星点缀夜空,而那一抹红下的两个似钉子般的哨兵,如同与哨楼融为一体,不畏寒风,挺立于哨位上。

不远处的楼梯被风雪覆上一层白霜“被褥”,有两个“黑点”小心翼翼地踩着“被褥”缓步拾级而上——原来是前来换岗的哨兵。

四位哨兵向前向后转,面对面肃立,敬礼!换下岗的两位战士完成了哨位交接便拾级而下,离开了哨楼。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会儿工夫,冰雪又厚了一层,夜风挟着冰雪席卷到两人身上,似无情的刀刃,脸被“割”得生疼。

“把面罩带上,这风可要命了,这雪明儿可要清了,不然以这速度,不出一天要结块,到时候就难办了,现在是非常时期,站岗时间增加了,次数增加了,要注意些。”“今天是咱哨所成立67周年,刚好也是你生日。一块庆祝,给大家吃点好的。”……班长一路和他絮叨着,他还没回过神来,但被眼前准备的“大餐”和队友的热情氛围所渲染,很快就融入到了队伍里。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突然,一声狗吠声传入众人的耳朵。是军犬小米!众人一哄而上,你摸摸我我摸摸你。哨所一隅,喜庆洋洋,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简单的火锅,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饭后,班长把阿源单独带到了办公室。班长望着窗外的繁星,背对着阿源道:“你多久没回去了?”

“三年。”阿源低声地说。
“你想申请休假吧?”班长转身看向他并递给他一张表,“这是休假申请表……”

“班长你怎么知道我想……”阿源有些被看透。

“哈哈,我再不让你回去,你姐可要来这把你绑回去了。”班长含笑道。阿源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原来那晚的电话,班长你听到了?”

“嗯,就算我没听到,我也得让你回家休假充一下电了,你家里人肯定都很想你了。这两年不是碰上大雪封山就是有特殊情况,大家都没能回家休假,辛苦了。”班长拍了拍他的肩,“填好后帮你上交上级审批。”

“谢谢班长!”他望着手里的申请表,似孩子得到喜爱的玩具般,笑容灿烂。与此同时,夜幕的流星划过,像利刃割开黑夜的口子,打破寂静的夜,在看似平静的高原上,危机也仿佛那流星,悄然浮出水面。

数日后,边防一线不断传来外军越线挑衅滋事的消息,需紧急前往处置!任务命令下达团部,团长本着依靠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仅带了几名官兵前去交涉,却遭到对方蓄谋的肢体攻击和围困,随即请求部队增援。

距离最近的便是我们哨所,班长立

马组织人马集合,准备前去增援。阿源刚刚拿到休假申请批准表,听见此消息浑身打了一激灵。没有犹豫,他果断地将批准表放入行李包里,随后将行李往地上一扔,快速跑去集合。

“这一次形势紧张,要十个人组成一小队,签下请战书,马上出发!其余人留守哨所,时刻待命!”班长刚说完,官兵便蜂拥而上,纷纷上前签名,其中就有阿源的身影。他果断利落地签了名字,按了手印。

班长发现他,错愕地道:“你怎么跑回来了?”

“边境遇到挑衅滋事!你让我怎么休得了这个假?”

“那你……”班长话没说完便被阿源打断:“一切等度过这次危机再说。”

“你……”班长话没说完便被阿源打断:“一切等度过这次危机再说。”

“你……”班长话没说完便被阿源打断:“一切等度过这次危机再说。”

“你……”班长话没说完便被阿源打断:“一切等度过这次危机再说。”

“你……”班长话没说完便被阿源打断:“一切等度过这次危机再说。”

“你……”班长话没说完便被阿源打断:“一切等度过这次危机再说。”



着夜空的点点繁星,嘴角微笑。班长忍着伤痛上前查看,悲怒道:“你逞什么强?”眼里却一片湿润。

阿源望着班长臂章上的五星红旗道:“班长……我……会变……成高原的星,看着你们……的……”鲜血不断从他伤口涌出,他唇角带着微笑,永远闭上了双眼……他的脸颊上,有一滴热泪。

一年后,烈士陵园中,班长站立在阿源的墓碑前,身旁是阿钰,阿源的姐姐。右侧是一个新到哨所的士兵。他们向着墓碑敬礼,热泪夺眶而出!班长拿出阿源包里的那份请假申请批准表,点燃:“这次好好地休个假。”

翌日傍晚,哨楼上站立着班长与那位新兵,他们望着远方的雪山,霞光微淡,繁星闪烁。那位新兵喃喃道:“哥,我立于高原之上,望着雪山与繁星,你说那是你曾见过的最美的风景。而我的身后是万家灯火,身前是暗潮汹涌,我立于你曾经的位置,守护着我们热爱的土地。”